紅樓夢/第06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六十八回　苦尤娘賺入大觀園　酸鳳姐大鬧宁國府

話說賈璉起身去後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，約一個月方回。賈璉未得确信，只得住在下處等候。及至回來相見，將事辦妥，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。

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，只待賈璉前腳走了，回來便傳各色匠役，收拾東廂房三間，照依自己正室一樣裝飾陳設。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，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。只帶了平兒，丰兒，周瑞媳婦，旺兒媳婦四人，未曾上車，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。又吩咐眾男人，素衣素蓋，一徑前來。

興兒引路，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。鮑二家的開了。興兒笑說：“快回二奶奶去，大奶奶來了。”鮑二家的聽了這句，頂梁骨走了真魂，忙飛進報與尤二姐。尤二姐雖也一驚，但已來了，只得以禮相見，于是忙整衣迎了出來。至門前，鳳姐方下車進來。尤二姐一看，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，身上月白緞襖，青緞披風，白綾素裙。眉彎柳葉，高吊兩梢，目橫丹鳳，神凝三角。俏麗若三春之桃，清洁若九秋之菊。周瑞旺兒二女人攙入院來。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，張口便叫：“姐姐下降，不曾遠接，望恕倉促之罪。”說著便福了下來。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。二人攜手同入室中。

鳳姐上座，尤二姐命丫鬟拿褥子來便行禮，說：“奴家年輕，一從到了這里之事，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。今日有幸相會，若姐姐不棄奴家寒微，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。奴亦傾心吐膽，只伏侍姐姐。”說著，便行下禮去。鳳姐兒忙下座以禮相還，口內忙說：“皆因奴家婦人之見，一味勸夫慎重，不可在外眠花臥柳，恐惹父母擔憂。此皆是你我之痴心，怎奈二爺錯會奴意。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，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，亦不曾對奴說。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，以備生育。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妒之婦，私自行此大事，并不說知。使奴有冤難訴，惟天地可表。前于十日之先奴已風

聞，恐二爺不樂，遂不敢先說。今可巧遠行在外，故奴家親自拜見過，還求姐姐下体奴心，起動大駕，挪至家中。你我姊妹同居同處，彼此合心諫勸二爺，慎重世務，保養身体，方是大禮。若姐姐在外，奴在內，雖愚賤不堪相伴，奴心又何安。再者，使外人聞知，亦甚不雅觀。二爺之名也要緊，倒是談論奴家，奴亦不怨。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。那起下人小人之言，未免見我素日持家太嚴，背後加減些言語，自是常情。姐姐乃何等樣人物，豈可信真。若我實有不好之處，上頭三層公婆，中有無數姊妹妯娌，況賈府世代名家，豈容我到今日。今日二爺私娶姐姐在外，若別人則怒，我則以為幸。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，故生此事。我今來求姐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，同分同例，同侍公婆，同諫丈夫。喜則同喜，悲則同悲，情似親妹，和比骨肉。不但那起小人見了，自悔從前錯認了我，就是二爺來家一見，他作丈夫之人，心中也未免暗悔。所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，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。若姐姐不隨奴去，奴亦情願在此相陪。奴願作妹子，每日伏侍姐姐梳頭洗面。只求姐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，容我一席之地安身，奴死也願意。”說著，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尤二姐見了這般，也不免滴下淚來。

二人對見了禮，分序座下。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。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，舉止品貌不俗，料定是平兒，連忙親身挽住，只叫“妹子快休如此，你我是一樣的人。”鳳姐忙也起身笑說：“折死他了！妹子只管受禮，他原是咱們的丫頭。以後快別如此。”說著，又命周家的從包袱里取出四匹上色尺頭，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。尤二姐忙拜受了。二人吃茶，對訴已往之事。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，”怨不得別人，如今只求姐姐疼我”等語。尤二姐見了這般，便認他作是個极好的人，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，故傾心吐膽，敘了一回，竟把鳳姐認為知己。又見周瑞等媳婦在旁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，只是吃虧心太痴了，惹人怨，又說”已經預備了房屋，奶奶進去一看便知。”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，今又見如此，豈有不允之理，便說：“原該跟了姐姐去，只是這里怎樣？”鳳姐兒道：“這有何難，姐姐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。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，還叫人看著。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里。”尤二姐忙說：“今日既遇見姐姐，這一進去，凡事只憑姐姐料理。我也來的日子淺，也不曾當過家，世事不明白，如何敢作主。這幾件箱籠拿進去罷。我也沒有什麼東西，那也不過是二爺的。”鳳姐聽了，便命周瑞家的記清，好生看管著抬到東廂房去。于是催著尤二姐穿戴了，二人攜手上車，又同坐一處，又悄悄的告訴他：“我們家的規矩大。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，倘或知二爺孝中娶你，管把他打死了。如今且別見老太太，太太。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极大，姊妹住著，容易沒人去的。你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，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，那時再見方妥。”尤二姐道：“任憑姐姐裁處。”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，如今不去大門，

只奔後門而來。

下了車，赶散眾人。鳳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，來到李紈處相見了。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，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，引動多人來看問。尤二姐一一見過。眾人見他標致和悅，無不稱揚。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：“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，若老太太，太太知道，我先叫你們死。”園中婆子丫鬟都素懼鳳姐的，又系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，知道關系非常，都不管這事。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，“等回明了，我們自然過去的。”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，況在服中，不好倡揚，自是正理，只得收下權住。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，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。暗暗吩咐園中媳婦們：“好生照看著他。若有走失逃亡，一概和你們算帳。”自己又去暗中行事。合家之人都暗暗納罕的說：“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。”

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，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，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。誰知三日之後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。尤二姐因說：“沒了頭油了，你去回聲大奶奶拿些來。”善姐便道：“二奶奶，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。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，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。這些妯娌姊妹，上下幾百男女，天天起來，都等他的話。一日少說，大事也有一二十件，小事還有三五十件。外頭的從娘娘算起，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，家里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。銀子上千錢上萬，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里調度，那里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。我勸你能著些兒罷。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，這是他亙古少有一個賢良人才這樣待你，若差些兒的人，聽見了這話，吵嚷起來，把你丟在外，死不死，生不生，你又敢怎樣呢！”一席話，說的尤氏垂了頭，自為有這一說，少不得將就些罷了。那善姐漸漸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，或早一頓，或晚一頓，所拿來之物，皆是剩的。尤二姐說過兩次，他反先亂叫起來。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，少不得忍著。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，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，滿嘴里姐姐不離口。又說：“倘有下人不到之處，你降不住他們，只管告訴我，我打他們。”又罵丫頭媳婦說：“我深知你們，軟的欺，硬的怕，背開我的眼，還怕誰。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，我要你們的命。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，思想”既有他，何必我又多事。下人不知好歹，也是常情。我若告了，他們受了委屈，反叫人說我不賢良。”因此反替他們遮掩。

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細事，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。原來已有了婆家的，女婿現在才十九歲，成日在外嫖賭，不理生業，家私花盡，父親攆他出來，現在賭錢厂存身。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，這女婿尚不知道。原來這小伙子名叫張華。鳳姐都一

一盡知原委，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，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，著他寫一張狀子，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，就告璉二爺“國孝家孝之中，背旨瞞親，仗財依勢，強逼退親，停妻再娶”等語。這張華也深知利害，先不敢造次。旺兒回了鳳姐，鳳姐氣的罵：“癩狗扶不上牆的种子。你細細的說給他，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。不過是借他一鬧，大家沒臉。若告大了，我這里自然能夠平息的。”旺兒領命，只得細說與張華。鳳姐又吩咐旺兒：“他若告了你，你就和他對詞去。”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“我自有道理。”旺兒聽了有他做主，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，說：“你只告我來往過付，一應調唆二爺做的。”張華便得了主意，和旺兒商議定了，寫了一紙狀子，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冤。

察院坐堂看狀，見是告賈璉的事，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，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。青衣不敢擅入，只命人帶信。那旺兒正等著此事，不用人帶信，早在這條街上等候。見了青衣，反迎上去笑道：“起動眾位兄弟，必是兄弟的事犯了。說不得，快來套上。”眾青衣不敢，只說：“你老去罷，別鬧了。”于是來至堂前跪了。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。旺兒故意看了一遍，碰頭說道：“這事小的盡知，小的主人實有此事。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，故意攀扯小的在內。其中還有別人，求老爺再問。”張華碰頭說：“雖還有人，小的不敢告他，所以只告他下人。”旺兒故意急的說：“糊涂東西，還不快說出來！這是朝廷公堂之上，憑是主子，也要說出來。”張華便說出賈蓉來。察院聽了無法，只得去傳賈蓉。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，告了起來，便忙將王信喚來，告訴他此事，命他托察院只虛張聲勢警唬而已，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。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，安了根子。那察院深知原委，收了贓銀。次日回堂，只說張華無賴，因拖欠了賈府銀兩，枉捏虛詞，誣賴良人。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，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，況是賈府之人，巴不得了事，便也不提此事，且都收下，只傳賈蓉對詞。

且說賈蓉等正忙著賈珍之事，忽有人來報信，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快作道理。賈蓉慌了，忙來回賈珍。賈珍說：“我防了這一著，只虧他大膽子。”即刻封了二百銀子著人去打點察院，又命家人去對詞。正商議之間，人報：“西府二奶奶來了。”賈珍聽了這個，倒吃了一驚，忙要同賈蓉藏躲。不想鳳姐進來了，說：“好大哥哥，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！”賈蓉忙請安，鳳姐拉了他就進來。賈珍還笑說：“好生伺候你姑娘，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。”說了，忙命備馬，躲往別處去了。

這里鳳姐兒帶著賈蓉走來上房，尤氏正迎了出來，見鳳姐氣色不善，忙笑說：“什麼事這等忙？”鳳姐照臉一口吐沫啐道：“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，偷著只往賈家送！

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，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！你就願意給，也要三媒六證，大家說明，成個体統才是。你痰迷了心，脂油蒙了竅，國孝家孝兩重在身，就把個人送來了。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，我又是個沒腳蟹，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，如今指名提我，要休我。我來了你家，幹錯了什麼不是，你這等害我？或是老太太，太太有了話在你心里，使你們做這圈套，要擠我出去。如今咱們兩個一同去見官，分證明白。回來咱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，大家覿面說個明白。給我休書，我就走路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大哭，拉著尤氏，只要去見官。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，只求“姑娘嬸子息怒。”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：“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种子！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成日家調三窩四，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。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，祖宗也不容，還敢來勸我！”哭罵著揚手就打。賈蓉忙磕頭有聲說：“嬸子別動氣，仔細手，讓我自己打。嬸子別動氣。”說著，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，又自己問著自己說：“以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閒事了？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子的話了？”眾人又是勸，又要笑，又不敢笑。

鳳姐兒滾到尤氏怀里，嚎天動地，大放悲聲，只說：“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。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，將混帳名兒給我背著？咱們只去見官，省得捕快皂隸來。再者咱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，太太和眾族人，大家公議了，我既不賢良，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，只給我一紙休書，我即刻就走。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來家，生怕老太太，太太生氣，也不敢回，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里。我這里赶著收拾房子，一樣和我的道理，只等老太太知道了。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，我也不提舊事了。誰知又有了人家的。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，我一概又不知道。如今告我，我昨日急了，縱然我出去見官，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，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。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里。”說了又哭，哭了又罵，後來放聲大哭起祖宗爹媽來，又要尋死撞頭。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面團，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，并無別語，只罵賈蓉：“孽障种子！和你老子作的好事！我就說不好的。”鳳姐兒聽說，哭著兩手搬著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：“你發昏了？你的嘴里難道有茄子塞著？不然他們給你嚼子銜上了？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去？你若告訴了我，這會子平安不了？怎得經官動府，鬧到這步田地，你這會子還怨他們。自古說：‘妻賢夫禍少，表壯不如里壯。’你但凡是個好的，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！你又沒才幹，又沒口齒，鋸了嘴子的葫蘆，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。總是他們也不怕你，也不聽你。”說著啐了幾口。尤氏也哭道：“何曾不是這樣。你不信問問跟的人，我何曾不勸的，也得他們聽。叫我怎麼樣呢，怨不得妹妹生氣，我只好聽著罷了。”

眾姬妾丫鬟媳婦已是烏壓壓跪了一地，陪笑求說：“二奶奶最圣明的。雖是我們奶

奶的不是，奶奶也作踐的夠了。當著奴才們，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，如今還求奶奶給留臉。”說著，捧上茶來。鳳姐也摔了，一面止了哭挽頭髮，又哭罵賈蓉：“出去請大哥哥來。我對面問他，親大爺的孝才五七，侄兒娶親，這個禮我竟不知道。我問問，也好學著日後教導子侄的。”賈蓉只跪著磕頭，說：“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，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，調唆叔叔作的。我父親也并不知道。如今我父親正要商量接太爺出殯，嬸子若鬧起來，兒子也是個死。只求嬸子責罰兒子，兒子謹領。這官司還求嬸子料理，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。嬸子是何等樣人，豈不知俗語說的‘胳膊只折在袖子里’。兒子糊涂死了，既作了不肖的事，就同那貓兒狗兒一般。嬸子既教訓，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，少不得還要嬸子費心費力將外頭的壓住了才好。原是嬸子有這個不肖的兒子，既惹了禍，少不得委屈，還要疼兒子。”說著，又磕頭不絕。

鳳姐見他母子這般，也再難往前施展了，只得又轉過了一副形容言談來，與尤氏反陪禮說：“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，一聽見有人告訴了，把我嚇昏了，不知方才怎樣得罪了嫂子。可是蓉兒說的‘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’，少不得嫂子要体諒我。還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，先把這官司按下去才好。”尤氏賈蓉一齊都說：“嬸子放心，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。嬸子方才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，少不得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嬸子送過去，好補上的，不然豈有反教嬸子又添上虧空之名，越發我們該死了。但還有一件，老太太，太太們跟前嬸子還要周全方便，別提這些話方好。”鳳姐兒又冷笑道：“你們饒壓著我的頭幹了事，這會子反哄著我替你們周全。我雖然是個呆子，也呆不到如此。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，嫂子既怕他絕後，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。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。我一聽見這話，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，赶著傳人收拾了屋子，就要接進來同住。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，他們倒說：‘奶奶太好性了。若是我們的主意，先回了老太太，太太看是怎樣，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。’我聽了這話，教我要打要罵的，才不言語。誰知偏不稱我的意，偏打我的嘴，半空里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。我聽見了，嚇的兩夜沒合眼兒，又不敢聲張，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，這樣大膽。打聽了兩日，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。我年輕不知事，反笑了，說：‘他告什麼？’倒是小子們說：‘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。他如今正是急了，凍死餓死也是個死，現在有這個理他抓著，縱然死了，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。怎麼怨的他告呢。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。國孝一層罪，家孝一層罪，背著父母私娶一層罪，停妻再娶一層罪。俗語說：“拼著一身剮，敢把皇帝拉下馬。”他窮瘋了的人，什麼事作不出來，況且他又拿著這滿理，不告等請不成。’嫂子說，我便是個韓信張良，聽了這話，也把智謀嚇回去了。你兄弟又不在家，又沒個商議，少不得拿錢去墊補，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，越發來訛。我是耗子尾上長瘡，——多少膿血兒。所以又急又氣，少不得來找嫂子。”賈氏

賈蓉不等說完，都說：“不必操心，自然要料理的。”賈蓉又道：“那張華不過是窮急，故舍了命才告。咱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，竟許他些銀子，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，咱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。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了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作這些事出來。原來你竟糊涂。若你說得這話，他暫且依了，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，眼前自然了事。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，銀子到手一旦光了，他又尋事故訛詐。倘又叨登起來這事，咱們雖不怕，也終擔心。擱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他銀子，終久是不了之局。”賈蓉原是個明白人，聽如此一說，便笑道：“我還有個主意，‘來是是非人，去是是非者’，這事還得我了才好。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，或是他定要人，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。他若說一定要人，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，叫他出來仍嫁他去，若說要錢，我們這里少不得給他。”鳳姐兒忙道：“雖如此說，我斷舍不得你姨娘出去，我也斷不肯使他去。好侄兒，你若疼我，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。”賈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，心卻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，他卻做賢良人。如今怎說怎依。鳳姐兒歡喜了，又說：“外頭好處了，家里終久怎麼樣？你也同我過去回明才是。”尤氏又慌了，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才好。鳳姐冷笑道：“既沒這本事，誰叫你幹這事了。這會子又這個腔兒，我又看不上。待要不出個主意，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，憑人撮弄我，我還是一片痴心。說不得讓我應起來。如今你們只別露面，我只領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，太太們磕頭，只說原系你妹妹，我看上了很好。正因我不大生長，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里的，今既見你妹妹很好，而又是親上做親的，我願意娶來做二房。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，日子又艱難，不能度日，若等百日之後，無奈無家無業，實難等得。我的主意接了進來，已經廂房收拾了出來暫且住著，等滿了服再圓房。仗著我不怕臊的臉，死活賴去，有了不是，也尋不著你們了。你們母子想想，可使得？”尤氏賈蓉一齊笑說：“到底是嬸子寬洪大量，足智多謀。等事妥了，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。”尤氏忙命丫鬟們伏侍鳳姐梳妝洗臉，又擺酒飯，親自遞酒揀菜。

鳳姐也不多坐，執意就走了。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，又說我怎麼操心打聽，又怎麼設法子，須得如此如此方救下眾人無罪，少不得我去拆開這魚頭，大家才好。不知端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